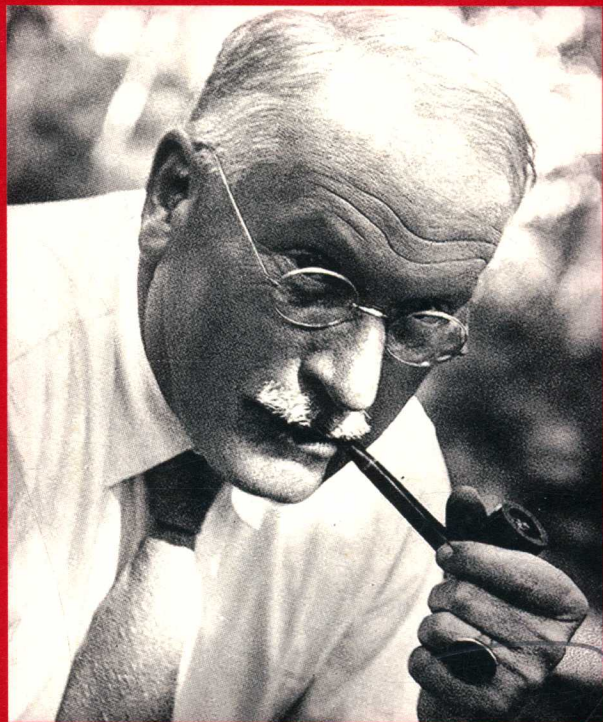


[瑞士] 荣格 —— 著 朱更生 —— 译

# 荣格自传：回忆·梦·思考


Erinnerungen Träume Gedanken



CARL  
GUSTAV **JUNG**

# 荣格自传：回忆·梦·思考

[瑞士] 荣格 —— 著      朱更生 —— 译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荣格自传:回忆·梦·思考/(瑞士)荣格著;朱更生译.--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7.8



ISBN 978-7-5339-4912-9

I. ①荣… II. ①荣… ②朱… III. ①荣格(Jung, Carl Gustav 1875-1961)-自传 IV. ①K835.22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0221号

责任编辑 陈富余  
特约编辑 李 潇  
书籍设计 朱镜霖

荣格自传:回忆·梦·思考  
[瑞士]荣格 著 朱更生 译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 
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890mm × 1280mm 1/32

字数 285千字

插页 2

印张 12.5

印数 1-10,000

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912-9

定价 4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卡尔·古斯塔夫·荣格

Carl Gustav Jung | 1875-1961

瑞士心理学家，分析心理学创始人。

荣格一生著述浩繁，思想博大精深。他所创立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不仅在心理治疗中独树一帜，而且对哲学、心理学、文化人类学、文学、艺术、宗教、伦理学、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

朱里生

浙江大学德国学中心社会科学研究员  
译有《梦的解析》《变形记》等作品

产品经理：李 潇

责任编辑：陈富余

封面设计：宋镜毅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目录

- 001 自序
- 005 童年
- 021 中小学时光
- 074 大学岁月
- 104 疗救心灵
- 132 西克蒙德·弗洛伊德
- 153 解剖潜意识
- 182 事业起源
- 205 塔楼
- 220 旅行
- 267 幻象
- 275 死而复生
- 299 迟暮之思
- 324 回顾
- 329 附录一：荣格书信选
- 359 附录二：致死者训词七篇
- 375 附录三：疑难词汇集注

# 自序

我的一生，是潜意识自我实现的故事。潜意识中的一切都想成为卓然之事，连人格也想脱离潜意识状况而发展，觉得自己是个整体。我不能用学术语言来呈现我的成长过程，因为我不能把自己作为学术问题来体味。

根据内心观照，人是什么，从永恒的观点来看，人像什么只能用神话来表达。神话较有个性，比科学更准确地说明生活。科学用一刀切的概念工作，这些概念过于浮泛，无法因应个别生命的主观多样性。

我如今八十有三，就讲讲我这一生的传奇。但是，我只能径下断语，而非“讲故事”。它们是否确有其事，这不成问题。问题只在于，是**我的**童话，还是**我的**实话？

自传谋篇布局的难点在于没有标准，没有可做评判的客观依据；不可能做恰如其分的比较。我知道本人在许多事上不似他人，但不知自己实际是何模样。人无物可比，他非猴、非母牛、非树。我是一个人。但这算什么呢？无穷无尽的神祇像对任何生灵一样也把我分解了，可我不

能把自己跟动物、植物、石头对照。只有神物超越人。那人怎么可能对自己有什么定见呢？

人是自己掌控不了的一个心理过程，抑或只不过在部分程度上如此。因此，人对自己或其一生并无结论。否则，人对此就会无不知晓，但此事至多只能臆想。归根结底，人从不知一切如何来临。生命的故事始于某处，始于恰巧忆及的某点，那里早已复杂至极。生命成何，不得而知。由是，故事无初，而终点只能略述。

人生是可疑的尝试，只不过在数量上是神秘现象。它如此转瞬即逝、如此不足，若有什么能存活并发展，简直是奇迹。我还是血气方刚的医学生时，就印象深刻，倘若我未毁灭，就觉得宛如奇迹。

我总觉得人生如同从根茎上长出来的植物，其本真的生命隐而不现，蕴蓄于根茎中。沃土上可见者只维持一夏。然后枯萎，昙花一现。若思索生命与作物无穷往复的生成与消亡，会得出绝对虚无这种印象；但有什么变易不居、存续不绝，我从未失去对它们的感受力。所见英华消逝，根茎持存。

其实，我觉得这一生只有一些事件值得一谈，彼时倏忽即逝的世界闯入永不流逝的世界。因此，我主要说说内心体验，属此之列的有我的梦境与想象，它们同时构成我的学术工作素材，如同从熔融的玄武岩中析出有待处理的石头。

除了内心事件，其他有关旅行、人与环境的记忆相对淡出了。许多人经历了当代史并为此花费笔墨；最好找他们查对，或者请他们讲述。我对自己平生外部事实的记忆大都淡薄或者流逝了。可我遭遇的“另一



种”现实——与无意识相撞，都铭刻在我的记忆中，难以忘却，那里总是盈千累万，其他一切均退居其后。

故而，也有人成为我难以忘怀的回忆，只因其名在我的命书中向来就赫然在册，而与他们相识同时也犹如重新记起。

连青春年少时或者后来从外部向我靠近并且对我重要的事物，也有内心体验的印记。我很早就参透了，若对生活中的纠葛没有答案，且内心无解决之道，说到底，它们也说明不了什么。外部情形无法替代内心状况。由此，我的人生中，外部事件贫乏，自己说不出多少来，因为会觉得空乏且微不足道，只能由内心过程来理解自己，它们构成我人生的特殊之处，而我的“自传”涉及它们。

荣格



## 童年

我出生（1875年）半年之后，父母由博登湖畔的（图尔高州）凯斯维尔乡搬进莱茵瀑布高处劳芬宫里的牧师楼。

大约两岁时，我开始记事。我记得起牧师楼、园圃、桦木小屋、教堂、宫殿、莱茵瀑布、沃尔特那座小宫殿和教堂司事的农庄，尽是一些记忆孤岛，在脑海中飘忽不定，似无联系。

或许平生最早的一段记忆陡地闪过脑际，因而只是相当模糊的印象：我躺在树荫下的童车中，夏日煦愉，天空蔚蓝；金晖闪耀，绿叶婆娑；车篷掀起，我正好美滋滋地醒来，觉得通体舒泰，妙不可言。我看着阳光闪烁，树叶憧憧，花枝幢幢。一切奇异至极，斑斓美妙。

又记起我们宅子西厢的餐室里，我坐在婴儿高脚椅上，舀着温奶和里面的面包屑。乳湫味美，气味独特。我第一次清醒地觉知此气味。那一刻，我可谓通过闻嗅意识到了自我。这段记忆也是岁月辽远。

还想起，夏日良夕，一个阿姨说：“现在我想给你看点东西。”她带我走到屋前，踏上朝向达克森镇的街道。下方遥远的天际线上，阿尔卑斯山峦横卧在烁灼晚霞中，那个傍晚，层峦看得一清二楚。“快瞧那

儿，山都红了。”当时我初见阿尔卑斯山！随后，听说达克森镇的孩子明天会去苏黎世远足，上玉特利山，我死活要同行。我伤心地得知，这个年纪的幼童不可同去，那就无可奈何了。从那时起，临近灼耀雪山的苏黎世和玉利特山就是不可企及的向往之地。

稍晚，家母携我乘车前往图尔高访友，他们在博登湖畔有一座宫殿。这下，就没有什么能让我远离岸边了。湖上日流闪烁，汽船的波浪涌到湖畔，它们把浅滩上的沙粒冲出肋状小浪痕。湖伸向一望无际的远方，而这般辽阔是一种享受，出乎意料，美妙绝伦。我得临湖而居，当时这个意念盘桓不去。我想，无水根本不成其人。

还有一段记忆，来了生人，熙熙攘攘，一派纷乱。女仆奔过来道：“渔夫捞到了一具尸体，从莱茵瀑布冲下来的，他们想弄到洗衣房去。”家父说：“行，行。”我想马上看到尸体，家母阻止，严禁我进园子。渔民走开了，我悄悄穿过园子，赶去洗衣房。可门锁着，我就围着房子徘徊，后侧有敞开的出水口顺坡而下，滴着水和血，这让人极感兴趣，我当时还不满四岁。

另一图景浮现出来，我焦灼不安，不能入睡，家父抱着我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一边唱着他旧日的大学生歌曲。我尤其记得一首歌，特别合我胃口，总让我平静下来。那是所谓国父之歌：“全体噤声，人人躬身……”开头大约如此。我至今还记得起家父的声音，他在静夜里为我唱歌。

家母后来告诉我，我当时全身湿疹。有隐约迹象显示父母婚姻有麻烦，这缠绕着我。我得病想必与父母暂时分居（1878年）相关。家母那时数月在巴塞尔的医院里，可能其疾患是婚姻失意的后果。当时照料

我的是个阿姨，约比家母年长二十岁。家母久不在家，让我饱受煎熬。自那时起，一提及“爱”一词，我总是满腹狐疑。我长期觉得与“阴性基质（女性）”相联的感觉就是天生不可信赖。“父亲”对我意味着可靠，还有一——无能。这就是我开始时的障碍。后来，这种先前的印象得到了修正。我曾以为自己有男性朋友，却遭他们辜负，而我曾对妇人疑神疑鬼却不曾受过亏负。

家母离开时，也是保姆照料我。还记得，她把我抱到怀里，我把头靠到她肩上。她一头乌发，面色棕绿，跟家母截然不同。我记起她的发际、色斑浓重的脖子，还想得起她的耳朵。我觉得好生异样，可又觉得熟悉得出奇。似乎她不属于我家，而属于我，而她好似令人费解地与其他神秘莫测的事物相联。此类保姆后来成为我女性意象的一个视角。后来那种形象对我意味着阴柔化身，其特征就是她传递给人以陌生而又原本就熟悉的感觉。

还有一幅回忆画面与父母分居同期，秋日青旻，一名年轻姑娘秀丽可爱，金发蓝眼，带着我在金灿灿的枫树与栗子树下散步。我们在瀑布之下沃尔特那座小宫殿附近沿着莱茵河走。阳光射过树叶，遍地枯黄。年轻姑娘后来成了我的岳母。她钦佩家父。二十一岁时，我才与她重逢。

这些是我的“表层”回忆。现在随之而来的是更严重，甚至动人心魄的事，有的我只隐约记得：摔下楼梯、跌磕到有棱有角的炉腿上。我记得当时很痛、流着血，一名医生给我缝合头部伤口，一直到文理中学高年级时，伤疤都清晰可见。家母告诉我，有一次，我与女仆过莱茵瀑布桥前往诺伊豪森市时突然摔倒，一条腿滑到栏杆下。那女佣偏巧勉强

还能抓住我，把我拽了回来。这些事证明我有无意识的自杀冲动，或表明我毁灭性地抗拒现世的生活。

当时，我夜间焦虑莫名，感觉有邪祟作怪，总是听见莱茵瀑布沉闷的轰鸣，四周是危险地带。有人溺毙，一具尸骸落到岩石上。邻近的陵园里，教堂司事打了一个孔洞；褐土成堆。男人们神色庄重，身着缙色礼服大衣，峨冠超凡，脚蹬锃亮黑鞋，带来一口黑箱。家父亦在其列，身穿法衣，声若洪钟。妇女们在哭泣。据说某人下葬于此墓穴。先前还在的某些人突然见不到了。听说他们得到掩埋或者“我主耶稣”收纳了他们。

家母教我一篇祷词，每晚都得念诵。我也乐做此事，因为夜捉摸不定，做此事给我某种舒适感：

展吾双翼，  
啊，耶稣我喜，  
请吃点心（接纳您的幼子）。  
撒旦若欲噬之，  
则着天使咏之：  
勿伤此子。

“我主耶稣”令人舒适，一个和善之“主”，如同劳芬宫之“主”韦根施泰因一样富有、有权有势、素有名望，夜间留心儿童。为何他会如鸟生翼，这个小神迹却不再困扰我。但把幼儿比作“油饼”这一情况重要得多并且使人多有观省，“我主耶稣”只是违心地如苦药般“摄

入”。我觉得难以理解，却立即领会到，撒旦喜欢油饼，因此必须阻止他吞噬它们。也就是说，纵使“我主耶稣”不喜欢它们，他仍然从撒旦口中夺食，把它们都吃了。我的论据“舒适”就此打住。然则，我还听说，“我主耶稣”还“摄食（收留）”其他人，这不啻于埋入土里。

这种难以捉摸的类推具有灾难性的后果。我开始猜疑“我主”。他不再是舒适善意的大鹏，引起相关联想的是男子们脸色阴沉，穿着黑色礼服大衣，头戴大礼帽，足蹬乌亮鞋履，忙着对付一口黑箱。

我的这些反刍式沉思默想导致我首次意识到心理创伤。一个暑天，我如常独自坐在屋前街上，在沙中嬉戏。街道在屋前绕向一座丘陵，随之上坡，在远处消失于森林中。因而，从屋前可以眺望很大一段路。在这条街上，我就看到一个人戴着宽边帽、身穿黑色长袍，从树林里走下来，看起来是个着女装的男子。来人慢慢靠近，我就可以断定，确实是个男子，穿着长及双脚的绛色束腰外衣。我对他望而生畏，迅速变成要命的惊吓，因为我形成的认识令人震惊：“这是个耶稣会士！”不久之前，我静听家父与一名同行谈论“耶稣会士们”的颠覆活动。他的评语半恼半忧，我从他的感情色彩中得到的印象是，“耶稣会士们”危害尤甚，甚至对家父也是。其实我不知“耶稣会士”有何意谓，但从那篇祷词中知道了**耶稣**一词。

我想，沿街而下的男子显然经过乔装打扮，他穿着女装，八成不怀好意。我吓得要死，匆忙奔进屋去，拾级而上直到阁楼，蜷缩在梁下的昏暗一隅，不知在那里待了多久，但肯定很久。因为我小心翼翼地走下一层，极其谨慎地把头探出窗外，四下里就再也不见黑衣人的踪影。泼天惊吓却还在我身上附体数日，使我闭门不出，此后又在街上玩时，林

缘还是我忐忑提防的地方。以后我当然明白了，黑衣人是和善的天主教司铎。

大约在同一时期（我甚至说不准，是否在刚才提及的事情之前），我经历了想得起来的第一个梦，可谓会终生萦心。我当时三四岁。

牧师楼孤零零地竖在劳芬宫附近，教堂司事的院落后面有一大片草场。梦中，我站在这片草地上。在那里，我突然发现砌有砖壁的方形暗洞，之前还从未见过。我好奇地近前，向下望去，见到通向深处的一条石阶，我畏首畏尾地走下去。下面有一扇拱门，隔着一道绿帘。帘子又大又沉，像是针织物或锦缎所制，引起我注意的是，它富丽堂皇。好奇于后面大概会藏着什么，我把帘子推到旁边，光线朦胧中瞥见大约十米见方的房间。穹顶由石头砌成，连地面也墁以地砖。中间一条红毯从入口铺到低台。台上放着御座，金碧辉煌，令人称奇。我不确定，但或许上面有红色坐垫。椅子尽显奢华，似在童话中，不折不扣的王座！上面还有什么。那是庞然大物，几乎触顶。起先，我以为，那是高劲的树干。干径五六十厘米，高达四五米。此物却稀奇古怪：它由皮肤和鲜活的肌肉组成，而顶上有一种无脸无发的圆锥头；颅顶独具只眼，木然上顾。

虽然无窗无灯，室内亦相对豁亮。但头上罩着些光亮。那东西不曾动弹，但我感觉它时刻可能会如虫豸下其宝座而向我蠕动。我简直吓瘫了。在这难挨一刻，我突然好像听到家母从外面上方喊道：“对，可要看好了。这是食人者！”我当即魂飞天外，惊汗而醒。从那时起，我有很久一到晚上就害怕入睡，因为忧惧可能再做类似的梦。

此梦让我经年萦怀。很久以后，我才发现，那怪物是阳具；而几十



年之后，我才发觉，那是仪式性的阳具。我从未能澄清，家母说的是“这是食人者”还是“这是食人者”。若是前者，则她意指食人者并非“耶稣”或“耶稣会士”，而是阳具；倘为后者，则意为一般用阳具来表示食人者，也就是捉摸不透的“我主耶稣”，耶稣会士与阳具是一码事。

阳具的抽象意义表现在，阴茎自身勃起（ $i\theta\ddot{u}\varsigma$  = 直立）登基。草地上的洞大概是墓。墓本身是冥庙，绿帘让人想起草地，此处就是绿色植被覆盖的土地之秘密。毯子血红。何来拱顶？我当时已经在沙夫豪森市的城堡主塔穆诺要塞上了吗？不太可能，几乎无人会把一个三岁孩子带到那里去。那就不可能是记忆痕迹。解剖学上正确的阴茎形象来源同样不明。把尿道口解释成眼睛，而且上面似有光源，暗示阳具的词源（ $\phi\alpha\lambda\acute{o}\varsigma$  = 发光，发亮）。

无论如何，此梦中的阳具像是不值一提的冥神。对我来说，整个青少年时代，它一直如此，如若过分强调说到我主耶稣什么，总是让人联想起来。对我而言，“我主耶稣”从未完全真切，从不尽可接受，从来没有可亲过，因为我一再想到其隐蔽的对手是非我所求的可怕启示。

耶稣会士“乔装打扮”给我接受的基督教教义投下了阴影，它常让我觉得如同隆重的假面舞会，像一种葬礼。在那里，人们虽然可能摆出严肃或者哀伤的表情，但转瞬间，他们似乎窃笑，毫不悲伤。不知怎的，“我主耶稣”让我觉得类似死神，虽然他吓跑夜鬼，颇有裨益，但他自身阴森可怕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受死，是血迹斑斑的遗体。人们始终至对我颂扬他的爱与善，我暗自觉得可疑，主要还因为身着黑色礼服大衣、足蹬光可鉴人鞋履者尤喜言说“亲爱的我主耶稣”，他们总是令